

老槐树下的戏台

颜良成

老家的打麦场边有棵老槐树，老槐树下有一座土戏台。老槐树不知活了多少年，树干粗得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龟裂纵横，虬枝盘曲，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土戏台筑于20世纪60年代，依偎在老槐树下，仿佛一个在母亲怀里孩子。每次回到老家，我都要在土戏台上伫立良久，任思绪尽情放飞。

戏台是用黄土夯成的，台基很高，八尺有余，台面方正正，每边长超过三丈。筑戏台时我还小，但知道是怎么筑起来的，农村人缺乏文化生活，不少青年闲则生非，摸纸牌玩，其实也就是以香烟为赌注，一盘几根香烟。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也有二角三分钱一包的玫瑰牌。但这也是不允许的，大队治保主任专门负责“抓赌”。那年农闲，生产队里几个青年夜里被抓获了，老队长罚他们筑一座戏台。戏台地址便选在打麦场边的老槐树下，几个青年筑起这座高台，并用石块夯实。

自从有了这座土戏台，每年秋收秋种结束，村里总要请戏班子来唱几天戏。唱戏时，土戏台的三面围上柴箔，只有一面敞口向着打麦场。十里八乡的群众都赶来，尤其是小孩，比过年还兴奋，放学后连家都不回，背着书包就往戏台跑。太阳还没落山，打麦场上就聚满

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足有数千人。前排的位置最抢手，早就被人摆上长条凳占据了，来晚的人只好站在后面，有的干脆爬到老槐树上，居高临下，连后台都看得清清楚楚。村里一个光棍汉，在树上看到女演员接装，激动得“哇”地大叫一声，差点从树上摔下来。从那以后，只要有剧团演出，他都固定坐在那根树丫上。

夜幕降临，气灯亮起来了。“气灯”不叫“汽灯”，是一种利用压缩空气和煤油作为燃料的照明设备，通过压缩空气将煤油喷成雾状，然后点燃产生光亮。气灯挂在戏台前的横木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灯光炽白，照耀戏台。锣鼓声一响，原本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孩子们挤在最前面，仰着小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穿得花花绿绿的角儿。我们趴在土戏台的斜坡上，浑身是泥，回家常被母亲责怪。演戏的都是“草台班子”，大多是古装戏，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还报以掌声和喝彩声。自从有戏看，农闲时“赌博”的人也少了。群众说，还是老队长高明。

后来，电视走入家庭，农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农村文艺宣传队也解散了，土戏台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老槐树孤零零地守护着土戏台。我每每回到故乡，站在土戏台前，怅然若失。

假日回老家，路过淮海农场，在装饰一新的“淮海礼堂”面前驻足，儿时，看“露天”电影的情景，一幕幕呈现。

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艰辛的“大呼隆”年代，农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只有过年那几天，大队文艺宣传队演两场戏热闹热闹，其他的就是看手敲小铜锣，肩驮纸麒麟，挨家挨户说着“恭喜发财”等喜庆的话，讨人欢笑。印象中最开心的就是看大队组织人员送新兵去公社人武部，一路敲锣打鼓，自己也挤到新兵的后面，雄赳赳气昂昂地跟着走，那个自豪劲，仿佛自己就是胸戴大红花的新兵。再就是，庄上有人家结婚的，披腿就跑过去看新娘子，捡未炸响的哑炮，剥到信子点着后，尾着小伙伴的脚后跟炸取乐。平常唯一盼头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然而，公社电影队，一年到头难得到大队放几场电影，好在我们五岸大队，紧靠国营淮海农场场部，每十天半个月就能看上一场电影。

当时放电影都在室外，所以叫露天电影，淮海农场放电影是在学校操场上，用三根长毛竹，搭一个挂银幕和喇叭的架子。太阳还有伴高，电影队的几个人就忙开了，他们先将幕布挂起来，把道听途说今晚有电影变为事实。宽宽大大的白色幕布，就像夜晚燃放的烟花，十分抢眼。无论大人小孩看到，就像过年一样兴奋，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庄上人得知放电影时奔走相告的情景：

“王大爹呀，晚上看电影。今晚有电影呢！”张三丫，满脸堆笑地对挑着麦耙的王爹说。

“真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啊？”王爹高兴地停下脚步，摘下头上的草帽扇着风。

“名字不晓得。不是捉特务，就是打仗片。反正好看呢。”张三丫就像她已经看过电影一样，带着自豪的口气说。

“三丫头，不要撒谎啊。”跟在王爹后面的快嘴李二虎接着一句。

“二拖鼻子，哪个撒谎小狗小猫。”

兴奋和喜悦在俏皮的对话中流淌。一传十传百，整个庄子沸腾了，每个人都欢喜乐笑的。生产队长也善解人意，提前放工，让社员早点回家烧晚饭、喂猪食。

淮海农场邻近射阳县临海公社的五岸、六垛、苇荡、曙光等大队，还有滨海县振东公社的新东、头庄大队，来看电影的可谓是人山人海，有坐着的、站着的、站在凳子上的，小孩骑在大人肩膀上的都有。所以，要想看场过瘾的电影，必须去抢个好位置。

我放学到家后书包一扔，扛起个板凳就往电影院跑。操场上已摆了数不清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凳子，许多人都坐在或躺在凳子上看着。生怕凳子被人挪走，有的一个人护着几条凳子。我只能找个靠前的偏位子坐下。位子抢到了，开始盼天早点黑下来，可越想天黑，天越发亮堂，又走又不敢走，只能坐着干等。忽然感觉肚子在“咕咕”叫，瞄一眼墙边，有小摊子卖金钢脐、大饼，还有卖花生、瓜子和汽水的，可身无分文，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到眼的东西而求之不得，只好咽下渗出的口水。

露天看电影不光挨饿，还要遭受风雨严寒。冬天，西北风吼吼的，任凭你裹紧衣服，缩起脖子还浑身发抖；有时放映中途突然下起雨，电影没停，观众心甘情愿挨淋，雨水淋湿了衣服，冻得上牙打颤。那时想，哪天能在屋内看电影就好了。

淮海农场有7个分场，有时放电影要跑片。所谓跑片，就是两个放映场在一个晚上放同一部片子，这个场上放完一盘胶片，立即用摩托车送到另一个场地，往往因跑片不及时，一场电影要看几个小时。记得一次放《洪湖赤卫队》，在小雨中一直看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后来，农场盖起了丁头式的“大礼堂”，电影改在室内放映了。“这下好了，下回再看电影，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了。”我高兴地接着小伙伴说。室内放映，买票进场。农村人没有闲钱花在看电影上。每次放电影我和几个小伙伴，只能在大礼堂门口碰运气。要进礼堂有三种可能，一是熟人带进场。自己认识的大人买票，就厚着脸让人家带自己进去；二是随大流，常有几个“剃头”青年，两人抱一个门口检票人，不让他们收票，站在外面的人一窝蜂拥进去；三是“拾大麦”。电影放到三分之二后，检票的人就不再收票了，外面零零星星坚持到最后的人进去过下廊，如同生产队大礼堂割完后“放门”，让社员自由拾地上的零星麦穗一样。

那时的电影都是黑白片、小幕布，但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只要能看上电影，哪怕不吃饭，不睡觉。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电影事业突飞猛进，放映设备和形式也都枪换炮了。先由黑白片变成彩色片、小银幕变成宽银幕，再蜕变成为现在的360度的全景电影、戴上眼镜看的如身临其境的3D电影等。如果有兴致就去电影院看，不愿外出看的，就在家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打开电视看电影。怀旧时，还可选看《小兵张嘎》《南征北战》等经典老片子，真是心遂所愿，惬意满怀。

现在，电影好看，电视剧也精彩。我既爱看电影，又喜欢看电视剧，真是“老鼠跌落天平上——左右为难”了。



春到鹤乡 彭岭 摄

乡村四月风

袁卫东

四月的风来了。它以时疾时缓的节奏，穿越城市的喧嚣，吹散乡村的袅袅炊烟，轻轻地倚靠在去年冬天码好的芦柴堆上，停止了三月倒春寒的连续呻吟，以“无人会得东风意，春色都付海棠”的自信，静静地分散在这座沿海小城的田间小路、林荫树丛，在清明后，便开启奔赴初夏的旅程。

四月的风是柔软的，它轻抚着油菜花的脸庞，似乎是想用一种温润的力量，给这些色泽明艳的花儿，再增添一些直面明天的信心。它一直在盼望着，盼望这个随处可见的物种，在苏北的平原上，能够一如既往地繁盛，演绎出满目金黄的热情和奔放，把那些花儿扑鼻的清香，好好地珍藏。

四月的风是悠然的。它偷偷地摸了一把射阳河边的杨柳，浅浅地微笑着，让本来就很青涩的柳叶条，忍不住娇羞地摇晃起来。不经意间，竟又多了“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风情，就连水中嬉戏的野鸭子，也都忍不住昂起了头凝视着远方，像是对遥远的爱情，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四月的风是刚毅的。它坚定地让那几只雄性的知了，率先把“滋滋滋”的鸣叫声，从树梢的末端，慢慢划过广袤的田野。仿佛就在那一瞬间，蝉儿们迎接初夏的“咏叹调”，也竞相“开喉欢唱”了，轻重高低此起彼伏，雄中有悠扬，婉转中有狂放，绿色的音符跳跃着四处飞扬。

四月的风是自由的。它陪伴着风筝在空中飘移，“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优美意境在此刻呈现，那条时紧时松的线拉扯着，发出“铮铮铮”的声音，在天空的另一端展示着激情的舞步，承载起童年的烂漫。追求这份惬意时光的，更是把恣意飞翔的场景，定格在了夕阳的身旁。

四月的风是欢快的。它让青青的麦苗和绿绿的蚕豆，肆意地呼吸着雨后的清新空气，沐浴着不期而遇的朝阳。那洋洋洒洒的曼妙春光与田垄间叶片的“沙沙”嘲哳交织着，伴随着农人们开怀的笑声，在畅想稼禾里的美好未来的，用力吹响“夏收之曲”的前奏，那音调，和谐而又悠长。

其实，在四月的风里，我们还能看到，孤独漂泊的白云，始终与大地保持着若即若离又随时可以亲近的距离；四月的风中，抽芽的银杏正发出喃喃私语，那种稚嫩的音质，连陌生的路人听了，也要忍不住凝神侧耳、细细品味；四月的风中，还有雏燕初飞于林间的喜悦，你看那一道道滑向天空的弧线，分明就是在向即将到来的春夏交替节点，发出“友情提示”的信号。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这是唐代诗人李敬轩眼中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初夏将至的景象，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农人们在春耕春播后，向夏收过渡时的一种热切期盼，说到底，更是对时光流逝和人生变迁的无限遐想。四月的风，又像是青春的少年在吹响“追梦的号角”，想象着，自己要在逆境中，依然用信仰丈量明天的赛道，并以最美的姿态，阳光地成长。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这是唐代诗人李敬轩眼中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初夏将至的景象，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农人们在春耕春播后，向夏收过渡时的一种热切期盼，说到底，更是对时光流逝和人生变迁的无限遐想。四月的风，又像是青春的少年在吹响“追梦的号角”，想象着，自己要在逆境中，依然用信仰丈量明天的赛道，并以最美的姿态，阳光地成长。

四月的风是自由的。它陪伴着风筝在空中飘移，“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优美意境在此刻呈现，那条时紧时松的线拉扯着，发出“铮铮铮”的声音，在天空的另一端展示着激情的舞步，承载起童年的烂漫。追求这份惬意时光的，更是把恣意飞翔的场景，定格在了夕阳的身旁。

四月的风是自由的。它陪伴着风筝在空中飘移，“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优美意境在此刻呈现，那条时紧时松的线拉扯着，发出“铮铮铮”的声音，在天空的另一端展示着激情的舞步，承载起童年的烂漫。追求这份惬意时光的，更是把恣意飞翔的场景，定格在了夕阳的身旁。

憧憬“新潮九”

董素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大农村仍然处于温饱线下，大部分农民食不果腹，寅吃卯粮。像新坍镇新潮九队“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外出自行车一跨”。（“楼上楼下”指住房条件好，“电视电话”指通讯方便，“外出自行车一跨”指交通便利）的奢侈生活，许多农民只有在《柳暗花明》等反映农村主题的电影里看过，原新潮九队都市般的富庶，俨然成为广大农民的梦想和追求。

如今，走进曾经全国闻名的新潮村，一片绿色的田野间嵌着当年开荒者的自建房、21世纪之初新农村建设的楼房，近年来兴建的农房改善集中居住社区的“三代村居”，从新潮村原九队北侧的几栋颇有“民国风”的青砖楼房和一排整齐划一的砖瓦结构平房中，可以领略到新潮九队农民不畏艰难、敢闯敢干硬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造成果亩产一吨粮食的高产田的精神风貌。

射阳县东临黄海，千百年来，起灶煎煮海盐曾是这里农民的生计。半个多世纪前，偏居射阳一隅的新潮九队旧址还是一片由200多块高低不平、沟壑纵横的盐碱地拼凑成的，亩产皮棉只有三四十斤，亩产麦子不过二三百斤，村民日常粮食十分匮乏，居住条件更是简陋不堪。

穷则思变。时任生产队长的支前模范、火线入党的巴一恺，拿出当年他在淮海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推着独轮车辗转

了几年，老槐树下突然又热闹起来。打麦场被改建成文化广场，五彩旗帜招展，景观小品林立，土质地面上铺上水泥，平平展展，每天晚上霓虹闪烁，曲调悠扬，大妈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也有少数男人夹在中间扭腰摆胯，自娱自乐。土戏台也在原址重建，用水泥筑成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台的三面以砖木结构建成仿古式建筑，台口上方砌了一道彩虹般的拱门，“乡村大舞台”五个红色大字镶嵌在拱门上分外醒目。台上有灯光、音响、电子屏幕，台下是一排排固定的长条凳，美观而时尚。每到周末，县里和镇里的文艺团体都要来演出。观众虽然没有过去那样挤肩挨肩，但依然顽强的生着长着开心着。没过多久，母亲便挖了一篮子回来，倒一盆清水，一蔸蔸洗干净，处理过好几遍。母亲最擅长用荠菜熬粥和做荠菜羹，让人吃了还想吃。

沿海县城城北的菜市场，又叫富民批发市场，除了专设门点外，在市场最北边的东西向30米宽的水泥地上，还有很多露天的小摊位，摆在进门右拐的路两边。卖菜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近郊农民，他们把自己种的菜和采来的野菜装在篮子箩筐里，或摊或堆在齐膝盖高的不锈钢架子上，也有直接摆在塑料布上的。平常我隔三岔五光顾那里，开春后去得更勤些，每次去都有惊喜。

走进春天的菜市场，我一眼就看到了荠菜，蓬松地堆在塑料布上。荠菜是长得慢的越冬植物，开了春刚开始只是丁点儿绿芽，隔几天长一片叶子，直到长出层层叠叠的花边锯齿形的叶子，趴在地上，像一朵绿色的花。母亲见了，便会挎一个篮子，拿一把铲刀，说：“我去挖点荠菜来。”在我们滩涂地，这种菜长得相当波皮，它随遇而生，从不择地，也不挑剔肥瘦，沃土长得又大又厚，薄地生得慢点瘦小，但依然顽强的生着长着开心着。没过多久，母亲便挖了一篮子回来，倒一盆清水，一蔸蔸洗干净，处理过好几遍。母亲最擅长用荠菜熬粥和做荠菜羹，让人吃了还想吃。

由于棚育蔬菜盛行，很多蔬菜错季上市，但我总觉得还是当时的蔬菜好吃，它们全身都带着节令的信息密码，蕴藏着特别的味道，在恰好的时段呈现独有的“高光”，也许是个人的偏爱吧。老品种叫“调羹白”的青菜，处在冬与春的交接时段口味极佳，菜味最浓，也最好吃，洗净的汤碧绿，食欲大增。本土小菠菜亦是如此，既没有霜打冰冻的发皮，又少了草酸的涩味，分拣洗净不用焯水，直接油锅爆炒，相当下饭，烧盒菠菜鸡蛋汤，不用加味精便透鲜了。

清明节前后，每天都能在小摊上看到粉嫩的枸杞头，它是荠菜之后，最早上市的野菜，“枸杞头，生和尚”。这是一种古老的菜，它跟香椿芽等可有一比，在海边滩涂上，打了春枸杞头有点像先冒芽，而香椿则是慢吞吞的等待阳光。枸杞头才长出半寸，人们就开始采食，等大一年了才赶个鲜。明前的枸杞头，乍一看跟采摘的明前茶叶差不多。放在开水里焯或隔水蒸一下，此时不用刀切段，清炒、凉拌，拍几瓣蒜，滴几许香油，都是难得的美味，满口清香，满屋春色。

每天早上，菜市场醒得早，比任何地方都要热闹，买菜的人来来往往，打听挑选，讨价还价声不绝。我夹在人群中，每次看到这些来自乡村的菜，就感受到春天扑面的气息，仿佛看到细雨如丝，听到流水潺潺，闻到了泥土潮湿的味道。我很喜欢买点春天里的野菜，欢喜喜带回家，就图个尝鲜，慰劳自己的味蕾，也将自己的心更贴近春天。我还会抽空下乡去自己采摘，那种比买的还过瘾，愉快的心情只有自知了。

看到我走后，那些摊主不失时机地向我兜售，“早上才铲的，新鲜呢，买一把吧。”“刚摘的，又鲜又嫩，一捆3块钱。”“青蒜、萝卜洗得干净，不带一丝泥。”有时候我路过错过，心动也会行动早点回家，有时候我就看看，相看，两手空空，感受菜场的春，便足矣。我相信，春天是有脚的，不管我买与不买，它都从周边的乡村田野来到了菜市场，来到了海边小城人的心里。陪伴我们迈开脚步自由自在地走在春天的阳光下，多幸运我们在春天里。

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

邱玲娜

春天的淮海农场，空气中浮动着泥土与菌丝交织的清香。晨雾未散时，闺蜜超男已支起直播架，将镜头对准蘑菇大棚里初绽的羊肚菌，那些棕褐色的菌伞舒展如梵高的笔触，在补光灯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

这是首荐“菌中黄金”的采摘日，她沙哑的“家人们”刚出口，订单数字便如春汛漫过堤岸。隔着屏幕，我看她指尖扶住菌柄的沟壑，将菌菇生长的故事织进每声吆喝里。日光斜斜爬上她的侧脸时，她沙哑的嗓音里裹着蜜：“娜娜，和你码字时一样，我正往热爱的土壤里扎根呢。”这话让我想起去年谋划线上营销时，深夜里她猫着腰溜进办公室，对着空荡荡的直播间独白两个小时的笨拙模样，而今她的眼睛却比菌褶间凝的晨露更亮。

前日归家途中，一缕焦糖香悄然勾住脚步。烘焙店门口红纸剪的“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正轻轻颤动，门铃叮咚间，暖光倾泻如蜜。老板娘踮脚擦拭着展示柜，糖霜沾在睫毛上恍若落雪：“我先生在后厨摆面团呢，他说面团是会呼吸的。”隔窗望去，系着蓝围裙的男人正将面团伸作蝉翼，学徒们屏息围观的专注，仿佛见证某种神圣仪式。听她讲创业往事，冷清时日烤焦的面包自己吞咽，却在某个雪夜收到短信，“你家的红豆包，让我想起外婆的土灶台。”话音未落，外卖骑手匆匆取走蛋糕盒，门铃叮咚声中，她眉梢的甜润比霜霜更绵长。

暮色浸透梧桐时，超男的直播回放仍在耳边萦绕。“羊肚菌最好加两片陈皮，能让汤品口感更加鲜美……”沙哑的尾音未落，弹簧幕再次响起，“主播喝水吧”。这幕让我忆起县作协的如月老师——那个在田埂间偷背《唐诗三百首》的农妇，三十多岁才对着手电自学平仄，如今她的诗句已在《中华诗词艺术家大词典》里生了根。前几天交稿时，赵主席托着老槐皴裂的树皮点拨：“好文章要像这青苔，从生活裂缝里生长出诗意。”窗棂漏下的光斑在她指间跳跃，我突然惊觉自己总在眷写昼夜，却忘了将晨昏酿成月光。

深夜键盘声碎，友人消息倏然点亮屏幕，“你写的麦田故事，让父亲想起在农场奋斗过的旧年。”怔忡间，老板娘那句“面团会呼吸”忽然有了具象，当文字从血脉渗入笔端，每个逗点都该带着心跳的余温。那些被讥为痴妄的坚持，那些沉寂朋友圈的篇章，此刻都成了暗夜丝线，终会在某个黎明顶破冻土。

晨光微醺时，烘焙店新挂的木质匾额正泛着暖光，“与热爱共生”的烙痕深浓。后厨传来清朗的笑嚷：“快来听包包开裂！”金黄表皮的爆裂声里，麦香如春雷滚过原野。我想起蘑菇在黑暗中积蓄的张力，想起如月笔下不肯低头的诗行，想起老槐年轮里藏着的风雨。直播间的人潮、烤箱的热浪、文字中的顿笔，原来都在奔向同一轮